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三十三回 黃飛虎泗水大戰

黃滾布開人馬，等候兒子來。只見黃明、周紀遠遠望見一枝人馬擺開，黃明對黃飛虎曰：「老爺布開人馬，又見陷車，這光景不是好消息。」龍環道：「且見了老爺，看他怎說，再做處治。」

數騎向前，飛虎在鞍轡欠身，口稱：「父親！不孝兒飛虎不能全禮。」

黃滾曰：「你是何人？」

飛虎答曰：「我是父親長子黃飛虎。為何反問？」

黃滾大喝一聲：「我家受天子七世恩榮，為商湯之股肱，忠孝賢良者有，叛逆佞奸者無。況我黃門無犯法之男，無再嫁之女。你今為一婦人，而背君親之大恩，棄七代之簪纓，絕腰間之寶玉，失人倫之大禮，忘國家之遺蔭，背主求榮，無端造反，殺朝廷命官，闖天子關隘，乘機搶擄，百姓遭殃，辱祖宗於九泉，愧父顏於人世，忠不能於天子，孝不盡於父前。畜生！你空為王位，累父食刀！你生有愧於天下，死有辱於先人！你再有何顏見我！」

飛虎被父親一片言語說得默默無言。

黃滾又曰：「畜生！你可做忠臣、孝子不做忠臣、孝子？」

飛虎曰：「父親此言怎麼說？」

滾曰：「你要做忠臣、孝子，早早下騎，為父的把你解往朝歌，使我黃滾解子有功，天子必不害我；我得生全，你死還是商臣，為父還有肖子。畜生！你忠孝還得兩全。你不做忠臣、孝子，既已反了朝歌，目中已無天子，自是不忠；你再使開長鎗，把我刺於馬下，我也甘心。庶幾不遺我末年披枷帶索，死於市街，使人指曰：此某人之父，因子造反而致某於此也！」

飛虎聽罷，在神牛上大叫曰：「老爺不必罪我，與老爺解往朝歌去罷！」

方欲下騎，傍有黃明在馬上大呼曰：「長兄不可下騎！紂王無道，乃失政之君，不以吾等盡忠輔國為念，古語云：『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』國君既以不正，亂倫反常，臣又何必聽其驅使！我等出五關，費了多少艱難，十死一生；今聽老將軍一篇言語，就死於馬下無益。可憐慘死，沉冤不能表白於天下！」

飛虎聽得此言有理，在牛上低首不語。

黃滾大罵黃明：「你們這夥逆賊！吾子料無反心，是你們這樣無父無君，不仁不義，少三綱，絕五常的匹夫唆使，故做出這等事來。在我面前，況且教吾子不要下騎，這不是你等撮弄他！氣殺老夫！」

縱馬掄刀來取黃明。黃明急用斧架開刀曰：「老將軍，你聽我講。黃飛虎等是你的兒子，黃天祿等是你的孫子；我等不是你的子孫，怎把囚車來擊我等？老將軍，你差了念頭！自古道虎毒不食兒，如今朝廷失政，大變倫常，各處荒亂，刀兵四起，天降不祥，禍亂已現。今老將軍媳婦被君欺辱，親女被君摔死，沉冤無伸；不思為一家骨肉報讎，反解兒子往朝歌受戮。語云：『君不正，臣投外國；父不慈，子必參商。』」

黃滾大怒：「反賊，巧言舌辯，氣殺我！」把刀望黃明劈來。

黃明架刀，大叫：「黃老兒！你『天晴不肯去，只待雨淋頭』！你做一世大帥，不識時務，只管把刀來劈我。獨不想吾手中斧無眉少目，萬有一傷，把老將軍一生英名置於烏有。小姪怎敢！」

黃滾大怒，縱馬舞刀，飛來直取。

周紀曰：「老將軍，今日得罪也罷，忍不住了。」

黃明、周紀、龍環、吳謙四將，把黃滾圍裏攻心，斧戟交加，奔騰戰馬。

黃飛虎在傍，見四將把父親圍住，面上甚有怒色，沉思曰：「這匹夫可惡！我在此尚，把老爺欺侮。」

只見黃明大叫曰：「長兄！我等將老爺圍住，你們不快快出關，還要等請？」飛彪、飛豹、天祿、天爵、天祥，一齊連家將車輛，沖出關去。

黃滾見兒子撞出關去，氣沖肺腑，跌下馬來，隨欲拔劍自刎。

黃明下馬，一把抱住，口稱：「老爺何必如此？」

黃滾睜目大罵：「無知強盜！你把我逆子放走了，還要在支吾！」

黃明曰：「末將一言難盡，真是有屈無伸。我受你的兒子氣，已是無限了。他要反商，我幾番苦勸，動不動只要殺我四人。我等沒奈何，共議只到界牌關，見了黃將軍，設法擊解朝歌，洗我四人一身之怨。末將以目送情，老將軍只管說閒話不睬，末將猶恐泄了機會，反為不美。」

黃滾曰：「據你怎麼講？」

黃明曰：「老將軍快上馬，出關趕飛虎，只說：黃明勸我『虎毒不食兒』，你們都回來，我同你？往西岐去投見武王。何如？」

黃滾笑曰：「這畜生好言語，反來誘我！」

黃明曰：「終不然當真去，此是哄他進關。老將軍在府內設酒飯與他吃，我四人打點繩索撓鉤，老將軍擊鐘為號，吾等一齊上手，把你三子、三孫俱拿入陷車，解往朝歌。只望老將軍天恩，保我四條金帶，感德不淺！」

黃滾聽罷，歎曰：「黃將軍，你原來是個好人。」

黃滾忙上馬，趕上關來，大呼曰：「我兒！黃明勸我，著實有理。我也自思，不若同你往西岐去罷。」

飛虎自忖：「父親為何有此言語？」

飛豹曰：「還是黃明的圈套。我等速回，聽其指揮，以便行事。須進關入府，拜見父親。」

黃滾曰：「一路鞍馬，快收拾酒飯，你們吃了，同往西岐去便了。」

兩邊忙排酒食上來，黃滾相陪，飲了四、五盃酒。見黃明站在傍邊，黃滾把金鐘擊了數下，黃明聽見，只當不知。

龍環對黃明說：「如今怎樣了？」

黃明曰：「你二人將老將軍資蓄打點上車，收拾乾淨。你一把火燒起糧草堆來。我們一齊上馬。老將軍必定問我，我自有話回他。」二人去訖。

黃滾見黃明聽鐘響不見動手，叫到案傍來，問曰：「方纔鐘響，你怎的不下手？」

黃明曰：「老將軍，刀斧手不齊，怎麼動得手？倘或知覺走了，反為不美。」

龍環、吳謙二將，把黃老將軍家私都打點上車，就放一把火燒將起來。兩邊來報：「糧草堆火起！」眾人齊上馬出關。

黃滾叫苦：「我中了這夥強盜的計了！」

黃明曰：「老將軍，實對你講：紂王無道，武王乃仁明聖德之君。我們此去借兵報讎，你去就去；你不去便是催督不完，燒了倉廩，已絕糧草，到了朝歌，難逃一死。總不如一同歸武王，此為上策。」

黃滾沉吟長吁曰：「臣非縱子不忠，奈眾口難調。老臣七世忠良，今為叛亡之士。」望朝歌大拜八拜，將五十六個帥印掛在銀安殿，老將軍點兵三千，共家將人等，合有四千餘人，救滅火光，離了高關。

黃滾同眾人並馬而行，黃滾曰：「黃明，我見你為吾子，不是為他，是害了我一門忠義。界牌關外便是西岐，那個不妨；只此八十里至汜水關，守關者乃韓榮，麾下將余化，此人乃左道，人稱他『七首將軍』，此人道法通玄，旗開拱手，馬到成功。坐下火眼金睛獸，用方天戟，我們一到，料是個個被擒，決難逃脫。我若解你往朝歌，尚留我老身一命；今日一同至此，真是荊山失火，石玉俱焚。」

又見七歲孫兒在馬上啼哭，又添慘切。不覺失聲歎曰：「我等遭此縲紲；你得何罪於天地，也逢此誅身之厄！」黃滾一路上不絕口歎息，不覺行至汜水關，安下人馬，扎了轅門。

卻說韓榮探馬報到：「黃滾同武成王反出界牌，兵至關前扎營。」

韓榮聽罷，低首自思：「黃老將軍，你官居總帥，位極人臣，為何縱子反商，不諳事體，其實可笑。」命左右：「擂鼓聚將聽用。」

諸軍參謁畢，韓榮曰：「黃滾縱子造反，其至此地，須商議仔細酌量。」眾將領令。

黃滾坐在帳裏，看看兩邊子孫，點首曰：「今日齊齊整整，兩傍侍立，到明日不知先少誰人？」眾人聽著，各有不忿之意。

次日余化領命，布開人馬，軍前搦戰。營門官報入。黃滾問：「你們誰去走走？」

只見黃飛虎曰：「孩兒前去。」上了五色神牛，提鎗在手，催騎向前。

余化一騎向前，此人自不曾會武成王，見來將儀容異相，五柳長髯，飄揚腦後，丹鳳眼，臥蠶眉，提金鑿提蘆杵，坐五色神牛。余化問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

武成王答曰：「吾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。今紂王失政，棄紂歸周。汝乃何人？」

余化答曰：「末將未曾會大王尊顏。大王乃成湯社稷之臣，若論滿朝富貴，盡出黃門。何事不足，而作反叛之人？」

飛虎曰：「將軍之言雖是，各有衷曲，一言難盡。即以君臣之道而論，古云：『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』普天下盡知紂王無道，羞於為臣。今又亂倫敗德，污衊紀綱，殘賊仁義，不恤士民。天下諸侯，皆知有岐周矣。三分天下，周土已得二分，可見天命有歸，豈是人力。吾今止借此關一往，望將軍容納，不才感德無涯。」

余化歎曰：「大王此言差矣！末將把守關隘，以盡臣職。大王不反，末將自當遠迎。大王今係叛亡，末將與大王成為敵國，豈有放大王出關之理！大王難道此理也不知？我勸大王請速下戰騎，俟末將關主解往朝歌，請旨定奪。百司自有本章保奏，念大王平日之功，以赦叛亡之罪，或未可知。若想善出此關，大王乃緣木求魚，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也。」

飛虎曰：「五關已出有四，豈在汝這汜水關！敢出言無狀，放馬來與你見個雌雄。」飛虎舉鎗，直取余化。余化畫戟相迎。二獸相交，鎗戟並舉，武成王展放鋼鎗，使得性發，似一條銀蟒裏住余化。

余化掩戟就走，飛虎趕來。追至兩肘之地，余化掛下畫戟，揭起戰袍，囊中取出戮魂幡，望空中一舉。數道黑氣，把飛虎罩住，平空拎去了。

余化掌得勝鼓回府。旗門小校飛報守將韓榮曰：「余將軍今日已捉反臣黃飛虎聽令。」

韓榮傳令：「推來。」眾士卒將飛虎推至簷前。

飛虎立而不跪。榮曰：「朝廷何事虧你，一旦造反？」

飛虎笑曰：「似足下坐守關隘，自謂貴職，不過狐假虎威，借天子之威福以彈壓此一方耳。豈知朝政得失，禍亂之由，君臣乖違之故？我今既被你所獲，無非一死而已，何必多言！」

韓榮曰：「吾既守此關隘，擒拏叛逆，不過盡吾職守，吾亦不與你辯。且送下圜監候，餘黨盡獲起解。」

黃滾在營中聞報說飛虎被擒，黃滾歎曰：「畜生！你不聽為父之言，可惜這場功勞，落在韓榮手裏！」一宿已過，次日來報：「余化請戰！」

黃滾問：「何人出去？」

黃明、周紀曰：「末將願往。」二將上馬，拎斧出營，大呼曰：「余化匹夫！擒吾長兄，此恨怎消？」縱馬舞斧來取。余化畫戟急架相還，未及三十回合，余化撥馬便走，二將趕來。余化依舊將戮魂幡舉起如前，把二將拏去見韓榮。韓榮分付：「發下監禁。」

且言探馬報人中營：「啟元帥！二將被擒。」黃滾低首不言。

又報：「余化請戰！」黃滾又問：「誰出馬？」黃飛彪、飛豹曰：「孩兒願為長兄報讎。」二將上馬，拎鎗出營，罵曰：「余化匹夫！以妖法擒吾弟兄三人！」撥馬來取。三將又戰二十回合，余化撥馬敗走也如前法，又把二將拏去見韓榮，也是送下圜監候。

黃滾聞二將又被擒去，心下十分懊惱。次日又報：「余化請戰！」黃滾問曰：「誰再去退戰？」帳下龍環、吳謙曰：「終不然畏彼妖法便罷？吾二人願往。」二將亦被余化拏去見韓榮，依舊發下圜監。

余化連四陣捉七員將官，韓榮設酒與余化賀功。

黃滾在中軍，見兩邊諸將被擒，又見三個孫兒站立在傍，心下十分不忍，點頭落淚：「我兒！你年不過十三四歲，為何也遭此厄？」又報：「余化請戰。」

只見次孫黃天祿欠身曰：「小孫願為父、叔報讎。」黃滾分付曰：「是必小心。」

黃天祿上馬，提鎗出營，見余化曰：「匹夫趕盡殺絕，但不知你可有造化受其功祿！」縱馬搖鎗直取，余化急架相迎。二馬相交，鎗戟並舉。黃天祿年紀雖幼，原是將門之子，傳授精妙，鎗法如神。不分起倒，一勇而進。正是「初生之犢猛於虎」。

黃天祿使開鎗如翻江怪獸，勢不可當。天祿見戰不下余化，在馬上賣一個名解。喚做：『丹鳳入崑崙。』一鎗正刺中余化左腿。余化負痛，落荒便走，天祿不知好歹，趕下陣來。余化雖敗，此術尚存，依舊舉幡如前，把黃天祿拏去見韓榮，也發下圜監候。

黃飛虎屢見將他黃門人拏來，心上甚是懊惱。忽見次子天祿又拏到，飛虎不覺淚流滿面。

黃滾聞報次孫被擒，心中甚是淒惋。想一想，無策可施，如今只存公、孫三人，料難出他地網天羅。往前不得出關，去後一無退步。

黃滾把案一拍：「罷！罷！罷！」忙傳令，命家將等，共三千人馬：「你們把車輛上金珠細軟之物獻於韓榮，買條生路，放你們出關。我公、孫料不能俱生。」

眾家將跪而告曰：「老爺且省愁煩，『吉人自有天相』，何必如此？」

黃滾曰：「余化乃左道妖人，皆係幻術，我何能抵當？若被他擒獲，反把我平昔英名一旦化為烏有。」又見二孫在旁啼泣，黃滾亦泣曰：「我兒，你也不知可有造化，我替你哀告韓榮，不知他可肯饒你二人。」黃滾把頭上盔除下，摘去腰間玉帶，解甲寬袍，腰懸玉玦，領著二孫，逕往韓榮帥府門前來。

眾將見是黃元帥親自如此，俱不敢言語。黃滾至府前，對門官曰：「煩你通報韓總兵，只說黃滾求見。」軍政官報與韓榮。

韓榮曰：「你來也無用了。」忙令軍卒分排兩傍，眾將分開左右，韓榮出儀門，至大門口，只見黃滾縲素跪下，後跪黃天爵、天祥。

